

中国现代

小说

名家名作原版库

# 白金的女体塑像

穆时英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序

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端始于五四。

所谓现代小说，含有时间与性质两层涵义。时间，是指五四至建国那一历史时期；性质，是指主题与艺术形式。

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五四以后的小说，有着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大体上说，就叙事方式而言，以性格小说取代了情节小说；以多元叙述模式取代了单一叙述模式；以西方短、中、长篇小说的体式取代了传统的章回、话本与笔记小说。尤为重要，是观念上的变革。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揭橥了「为人生」与「改良社会」的宗旨。在他们的笔下，主体形象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而是被压迫的农民、工人与知识份子了。这些，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无疑都是天翻地覆，闻所未闻的。

这是纵向的断裂。横向比较，相对于西洋小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本质上是移植。「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郁达夫语）这一系统发展到二十世纪，流衍为两支。一是现实主义，一是现代派，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主潮。中国的现代小说主要地承袭了现实主义手法，并在短期内与世界文学接轨，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

可惜，历史留给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时间，过于短促，不过短短的三十个年轮，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对于西洋小说，更多的还是学习与借鉴，即使在成功小说的背后也往往笼罩着西洋的暗影。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学习与实践，囿于国情，相对于现实主义流派，更见薄弱，举其成功者，在中国的现代派小说中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支。对中国的小说传统，五四以后，小说家们采取的是决裂态度，将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到了四十年代，方引起注意。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小说，在短暂的三十年里，毕竟现代化了，并且贡献出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那样的小说大师，不仅丰富了中国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至今仍蓄孕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再认识价值。有鉴于此，将这一时期的小说，汇编付梓，或不是无谓之举。

1982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我受其委托，选编了三十种，现在又受其委托，仍选编三十种。原则上一如其旧，一为名家，一为名作，这里就不啰嗦了。

需要申明的是，由于体例与字数的限制，入选的三十种，只选中、短篇小说，每位作家只选一种，这样，不可避免地会有遗珠之恨。倘有可能，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至少再承担一次长篇的遴选。因为这样的工作，可以免去许多读者的翻检之劳。当然还有其他。比如，

我们现在选择干部，常说「开放型」，这一准则，对于小说，它的研究与创作，也完全适用。所谓开放，不单纯是横向，也应该是纵向。而且，在现、当代小说之间原本没有界

限，却人为地长期划了一道鸿沟，乃至在许多问题上重复劳动、数典忘祖，而又津津乐道，不知早已为前人所做，所云。当然，这些话，今天再说，早不新鲜。我之所以重复，无非是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这或者要被讥为「菜刀不削自己的柄」。但无论怎样，新巨人总要站在老巨人肩上，才能更高一点。何况见贤思齐呢？

王彬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重写

穆时英（1912—1940），浙江慈溪人。

穆时英是中国现代文坛上被称为「中国新感觉派圣手」的作家。他一生先写了四个小说集：《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在中国，刘呐鸥是新感觉派的开拓者，但穆时英的作品比他更为成熟，影响也更大。杜衡曾说：「在这方面，刘呐鸥算是开了一个端，但是没有很好地继续下去，而且他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非现实」的缺点，能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努力的」是穆时英。穆时英在1931年至1932年之间开创作新感觉派小说，他的小说多以快节奏的上海人物为模特，尤以舞场的男女为多，与刘呐鸥相比，能够在更深层次，把握人物的内心状态，又擅长以蒙太奇手法组织结构，从而使他的小说更具有新感觉派特点。

《白金的女体塑像》由上海现代书局于1934年7月初版，收小说八篇，是继《公墓》之后穆时英的第二部新感觉派小说集，其中《白金的女体塑像》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穆时英在书前自序中说：「我是在去年突然地被扔在铁轨上，一面回顾着从后面赶上来的，一小时五十公哩的急行列车，一面用不熟练的脚步奔逃着的，在生命的线上游移着的旅人。」暗示了他生活与政治上的转向。

## 自序

人生是急行列车，而人并不是舒适地坐在车上眺望风景的假期旅客，却是被强迫着去跟在车后，拼命地追赶列车的职业旅行者。以一个有机的人和一座无机的蒸汽机关车竞走，总有一天会跑得精疲力尽而颓然倒毙在路上的吧！

我是在去年突然地被扔到铁轨上，一面回顾着从后面赶上来的，一小时五十公里的急行列车，一面用不熟练的脚步奔逃着的，在生命的底线上游移着的旅人。二十三年来的精神上的储蓄猛地崩坠了下来，失去了一切概念，一切信仰，一切标准，规律，价值全模糊了起来；于是，像在弥留的人的眼前似地，一想到「再过一秒钟，我就会跌倒在铁轨上，让列车的钢轮把自己辗成三段的吧」时，人间的欢乐，悲哀，烦恼，幻想，希望……：全万花筒似地聚散起来，播摇起来。在笔下就漏出了收在这本集子里边的，八篇没有统一风格的作品。为了纪念自己生活上的变迁，我把这八篇零落的东西汇印了。

一九三四，五月，卅一日。

## 书 目

- 一、鲁 迅：《呐喊》
- 二、杨振声：《玉君》
- 三、李劫人：《好人家》
- 四、郭沫若：《塔》
- 五、许地山：《危巢坠简》
- 六、张资平：《不平衡的偶力》
- 七、叶绍钧：《线下》
- 八、郁达夫：《寒灰集》
- 九、茅 盾：《春蚕》
- 十、王统照：《春雨之夜》
- 十一、郑振铎：《桂公塘》
- 十二、老舍：《月牙集》
- 十三、刘呐鸥：《都市风景线》

- 十四、冰 心：《超人》
- 十五、废 名：《竹林的故事》
- 十六、柔 石：《二月》
- 十七、丁 玲：《在黑暗中》
- 十八、沙 汀：《兽道》
- 十九、艾 芜：《南行记》
- 二十、巴 金：《发的故事》
- 二十一、施蛰存：《将军底头》
- 二十二、赵树理：《李有才板话》
- 二十三、张天翼：《速写三篇》
- 二十四、蹇先艾：《酒家》
- 二十五、徐 汧：《鬼恋》
- 二十六、吴组缃：《西柳集》
- 二十七、萧 红：《旷野的呼唤》
- 二十八、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
- 二十九、孙 犁：《荷花淀》
- 三十、张爱玲：《传奇》

# 目次

|                   |     |
|-------------------|-----|
| 自序                | 一   |
| 白金的女体塑像           | 一   |
| 父亲                | 一二  |
| 旧宅                | 三〇  |
| 百日                | 四六  |
| 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故事 | 五五  |
| 街景                | 七三  |
| 空闲少佐              | 八一  |
| PIERROT           | 一一一 |

# 白金的女体塑像

## 一

六点五十五分，谢医师醒了。

七点：谢医师跳下床来。

七点十分到七点三十分：谢医师在房里做着柔软运动。

八点十分：一位下巴刮得很光滑的，中年的独身汉从楼上走下来。他有一张清癯的，节欲者的脸；一对沉思的，稍含带点抑郁的眼珠子；一个五尺九寸高，一百四十二磅重的身子。

八点十分到八点二十五分：谢医师坐在客厅外面的露台上抽他的第一斗板烟。

八点二十五分：他的仆人送上他的报纸和早点——一壶咖啡，两片土司，两只煎蛋，一只鲜橘子。把咖啡放到他右手那边，土司放到左手那边，煎蛋放到盘子上面，橘子放在前面，报纸放到左前方。谢医师皱了一皱眉尖，把报纸放到右前方，在胸脯那儿划了个十字，默默地做完了祷告，便慢慢儿的吃着他的早餐。

八点五十分，从整洁的黑西装里边挥发着酒精，板烟，炭化酸，和咖啡的混合气体的谢医师，驾着一九二七年的 Morris 跑车往四川路五十五号诊所里驶去。

二

「七！第七位女客……谜……？」

那么地联想着，从洗手盆旁边，谢医师回过身子来。

窄肩膀，丰满的胸脯，脆弱的腰肢，纤细的手腕和脚踝，高度在五尺七寸左右，裸着的手臂有着贫血症患者的肤色，荔枝似的眼珠子诡秘地放射着淡淡的光辉，冷静地，没有感觉似地。

（产后失调？子宫不正？肺癆，贫血？）

「请坐！」

她坐下了。

和轻柔的香味，轻柔的裙角，轻柔的鞋跟，同地走进这屋子来坐在他的紫姜色的板烟斗前面的，这第七位女客穿了暗绿的旗袍，腮帮上有一圈红晕，嘴唇有着一一种焦红色，眼皮黑得发紫，脸是一朵惨淡的白莲，一副静默的，黑宝石的长耳坠子，一只静默的，黑宝石的戒指，一只白金手表。

「是想诊什么病，女士？」

「不是想诊什么病，这不是病，这是一种……一种什么呢？说是衰弱吧。我是不是顶瘦的，皮肤层里的脂肪不会缺少的，可以说是血液顶少的人。不单脸上没有血色，每一块肌肤全是那么白金似的。」她说话时有一种说梦话似的声音。远远的，朦胧的，淡漠地，不动声色地诉说着自己的病状，就像在诉说一个陌生人的病状似的，却又用着那么亲切委婉的语调，在说一些家常琐事似的。「胃口简直是坏透了，告诉你，每餐只吃这么一些，恐怕一只鸡还比我多吃一点呢。顶苦的是晚上睡不着，睡不香甜，老会莫名其妙地半晚上醒回来。而且还有件古怪的事，碰到阴暗的天气，或太绮丽了的下午，便会一点理由也没有地，独自个儿感伤着，有人说是虚，有人说是初期肺病。可是我怎么敢相信呢！我还年青，我需要健康……」眼珠子猛的闪亮起来，可是只三秒钟，马上又平静了下来，还是那么诡秘地，没有感觉似地放射着淡淡的光辉，声音却越加朦胧了，朦胧到有点含糊。「许多人劝我照几个月太阳灯，或是到外埠去旅行一次，劝我上你这儿来诊……」微微地喘息著，胸侧涌起了一阵阵暗绿的潮。

（失眠，胃口呆滞，贫血，脸上的红晕，神经衰弱，没成熟的肺癆呢！还有性欲的过度亢进；那朦胧的声音，淡淡的眼光。）

沉淀了三十八年的腑思忽然浮荡起来，谢医师狼狽地吸了口烟，把烟斗拿开了嘴道：

「可是时常有寒热？」

「倒不十分清楚，没留意。」

（那么随便的人！）

「晚上睡醒的时候，有没有冷汗？」

「最近好像是有一点。」

「多不多？」

「唔……不像十分多。」

「记忆力不十分好？」

「对了。本来我的记忆力是顶顶好的，在中西念书的时候，每次考书，总在考书以前两个钟头里边才看书，没一次不考八十分以上的……」喘不过气来似的停了一停。

「先给你听一听肺部吧。」

她很老练地把胸襟解开了来，里边是黑色的褰裙，两条绣带娇慵地攀住没有血色的肩膀上面。

他用中指在她胸脯上面敲了一阵子，再把金属的听筒按上去的时候，只觉得左边的腮帮儿麻木起来，嘴唇抖着，手指僵直着，莫明其妙地只听得她的心脏，那颗陌生的，诡秘的心脏跳着。过了一回儿，才听见自己在说：

「吸气！深深地吸！」

一个没有骨头的黑色的胸脯在眼珠子前面慢慢儿的膨胀着，两条绣带也跟着伸了个懒腰。

又听得自己在说：「吸气！深深地吸！」

又瞧见一个没有骨头的黑色的胸脯在眼珠子前面慢慢儿的膨胀着，两条绣带也跟着伸

了个懒腰。

一个诡秘的心剧烈地跳着，陌生地又熟悉地。听着听着，简直摸不准在跳动的是自己的心，还是她的心了。

他叹了口气，竖起身子来。

「你这病是没成熟的肺癆。我也劝你去旅行一次。顶好是到乡下去——」

「去休养一年？」她一边钮上扣子，一边瞧着他，没感觉似的眼光在他脸上搜求着。「好多朋友，好多医生全那么劝我，可是我丈夫抛不了在上海的那家地产公司，又离不了我。他是个孩子，离了我就不能生活的。就为了不愿愿离开上海……」身子往前凑了一点：「你能替我诊好的，谢先生，我是那么地信仰着你啊！」——这么恳求着。

「诊是自然有方法替你诊，可是……现在还有些对你病状有关系的话，请你告诉我。你今年几岁？」

「二十四。」

「几岁起行经的？」

「十四岁不到。」

（早熟！）

「经期可准确？」

「在十六岁的时候，时常两个月一次，或是一个月来几次，结了婚，流产了一次，以后经期就难得能准。」

「来的时候，量方面多不多？」

「不一定。」

「几岁结婚的？」

「二十一。」

「丈夫是不是健康的人？」

「一个运动家，非常强壮的人？」

在他前面的这第七位女客像浸透了的连史纸似的，瞧着马上会一片片地碎了的。谢医师不再说话，尽瞧着她，沉思地，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过了回儿，他说道：

「你应该和他分床，要不然，你的病就讨厌。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点了点脑袋，一丝狡黠的羞意静静地在她的眼珠子里闪了一下便没了。

「你这病还要你自己肯保养才好；每天上这儿来照一次太阳灯，多吃牛油，别多费心思，睡得早起得早，有空的时候，上效外或是公园里去坐一两个钟头，明白吗？」

她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没听见他的话似地，望着他，又像在望着他后边儿的窗。

「我先开一张药方你去吃。你尊姓？」

「我丈夫姓朱。」

（性欲过度亢进，虚弱，月经失调！初期肺病，谜似的女性应该给他吃些什么药呢？）  
把开药方的纸铺在前面，低下脑袋去沉思的谢医师瞧见歪在桌脚旁边的，在上好的网袜里的一对脆弱的，马上会给压碎了似的脚踝，觉得一流懒洋洋的液体从心房里喷出来，流

到全身的每一条动脉里边，每一条微血管里边，连静脉也古怪地痒起来。

（十多年来诊过的女性也不少了，在学校里边的时候就常在实验室里和各式各样的女性的裸体接触着的，看到裸着的女人也老是透过了皮肤层，透过了脂肪性的线条直看到她内部的脏腑和骨骼里边去的；怎么今天这位女客人的诱惑性就骨蛆似地钻到我思想里来呢？谜——给她吃些什么药呢……）

开好了药方，抬起脑袋来，却见她正静静地瞧着他，那淡漠的眼光里像升发着她的从下部直蒸腾上来的热情似的，觉得自己脑门那儿冷汗尽渗出来。

「这药粉每饭后服一次，每次服一包，明白吗？现在我给你照一照太阳灯吧。紫外线特别地对你的贫血症的肌肤是有益的。」

他站起来往里边那间手术室里走去，她跟在后边儿。

是一间白色的小屋子，有几只白色的玻璃橱，里边放了些发亮的解剖刀，钳子等类的金属物，还有一些白色的洗手盆，痰盂，中间是一只蜘蛛似地伸着许多细腿的解剖床。

「把衣服脱下来吧。」

「全脱了吗？」

谢医师听见自己发抖的声音说：「全脱了。」

她的淡淡的眼光注视着他，没有感觉似地。他觉得自己身上每一块肌肉全麻痹起来，低下脑袋去。茫然地瞧着解剖床的细腿。

「袜子也脱了吗？」

他脑袋里边回答着：「袜子不一定要脱了的。」可是褰裙还要脱了，袜子就永远在金色的腿上织着蚕丝的梦吗？他的嘴便说着：「也脱。」

暗绿的旗袍和绣了边的褰裙无力地委谢到白漆的椅背上面，袜子蛛网似地盘在椅上。

「全脱了。」

谢医师抬起脑袋来：

把消瘦的脚踝做底盘，一条腿垂直着，一条腿倾斜着，站着一个白金的人体塑像，一个没有羞惭，没有道德观念，也没有人类的欲望似的，无机的人体塑像。金属性的，流线感的，视线在那躯体的线条上面一滑就滑了过去似的。这个没有感觉，也没有感情的塑像站在那儿等着他的命令。

他说：「请你仰天躺到床上去吧！」

（床！仰天！）

「请你仰天躺到床上去吧！」像有一个洪大的回声在他耳朵旁边响着似的，谢医师被剥削了一切经验教养似地慌张起来，手抖着，把太阳灯移到床边，通了电，把灯头移到离她身子十吋的距离上面，对准了她的全身。

她仰天躺着，闭上了眼珠子，在幽微的光线下面，她的皮肤反映着金属的光，一朵菱谢了的花似地在太阳光底下呈着残艳的，肺病质的姿态。慢慢儿的呼吸均匀细起来，白桦树似的身子安逸地搁在床上，胸前攀着两颗烂熟的葡萄，在呼吸的微风里颤着。

（屋子里没第三个人那么瑰艳的白金的塑像啊「倒不十分清楚留意」很随便的人性欲的